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集部八

總集類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提要

臣等謹案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明張溥編溥有詩經注疏大全合纂已著録自馮惟訥輯詩紀而漢魏六朝之詩滙于一編自梅鼎祚輯文紀而漢魏六朝之文滙于一編自張燮輯七十二家集而漢魏六朝之

遺集滙于一編溥以張氏書為根柢而取馮氏梅氏書中其人著作稍多者排比而附益之以成是集卷帙既繁不免務得貪多失於限斷編錄亦往往無法考證亦往往未明有本係經說而入之集者如董仲舒集錄春秋陰陽劉向劉歆集錄洪範五行傳之類是也有本係史類而入之集者如褚少孫集全錄補史記荀悅集全錄漢紀論之類是也有本

係子書而入之集者如諸葛亮集録心書蕭子雲集録淨住子是也有牴牾顯然而不辨者如張衡集録周天大象賦稱魏武黃星之類是也有是非疑似而臆斷者如陳琳傳中有袁紹使掌書記一語遂以三國志注紹冊烏桓單于文録之琳集是也有偽妄無稽而濫收者如東方朔集録真仙通鑑所載與友人書及十洲記序之類是也有移甲入乙而

不覺者如庾信集録楊烱文二篇之類是也有采摭未盡者如束晳集所録餅賦寥寥數語不知祝穆事文類聚所載尚多之類是也有割裂失次者如鍾會集成侯命婦傳三國志注截載兩處遂分其首尾各為一篇之類是也有可以成集而遺之者如枚乘七發忘憂館柳賦諫吳王書及玉臺新詠所載古詩可成一卷左思三都賦白髪賦髑髏賦及文

選所載咏史詩亦可成一卷而擯落不載之類是也然州分部居以文隷人以人隷代使唐以前作者遺篇一一畧見其梗概雖因人成事要不可謂之無功也周亮工書影曰西蜀楊升菴太史著書至二百餘種豫章朱鬱儀中尉著書至一百十二種當時未聞有茂陵之求張天如雖一時名流然無多撰著當時至見于章奏求其遺書人有幸有不幸如

此云云其于溥頗致不滿今案溥所論著不出當時坊刻之習誠可付之無識若此一編則原原本本足資檢核實遠勝其他作雖使肩隨于二人固亦無不可矣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

漢賈誼集題詞

屈原為楚懷王左徒入議國事出對諸侯深見親任賈生年二十餘吳廷尉言于漢文帝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此兩人者始何常不遇哉讒積忌行欲生無所比古之懷才老死終身不得見人主者悲傷更甚即漢大臣若絳灌東陽

數短賈生亦武夫天性不便文學未必讒人罔極如上官子蘭也太史公傳而同之悼彼短命無異沉江漢廷公卿莫能材賈生而用也蔽于不知猶楚譖人耳賈生治安策其大者無過減封爵重本業教太子禮大臣數者于天子甚忠敬于功臣宿將無不利也怒之深而遠之疾何為乎史記不載疏策班固始倸列之世謂于賈生有功然身既踈退哭泣而死焉用文為太史

公闕而不録其哀生者深也時政諸疏雜見新書顧倫理博通不如本疏揣摩家庭登獻華屋草創潤色意者亦有殊途乎騷賦辭清而理哀其宋玉景差之徒歟西漢文章莫大乎是非賈生其誰

目録

賦

論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

明 張溥 輯

漢賈誼集

賦

弔屈原賦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烏虖哀哉兮逢

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鵾鶵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誶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

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懐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覧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遥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横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于螻螘

旱雲賦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蓬勃兮滃滃澹澹而妄止運清濁之澒洞兮正重沓而並起嵬

隆崇以崔巍兮時彷彿而有似屈卷輪而中天兮象虎驚與龍駭相搏據而俱興兮妄儷倚而時有遂積聚而合沓兮相紛薄而慷慨若飛翔之從橫兮揚波怒而澎濞正雲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破碎或窕電而四塞兮誠若雨而不墜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貪婪而狼戾終風解而霧散兮遂陵遲而堵潰或深潛而閉藏兮爭離刺而並逝廓蕩蕩其若絛兮日昭昭而蕪穢隆盛暑而無聊兮煎砂石而爛熠陽風吸習而熇熇羣生悶懣

而愁憒壠畝枯槁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事兮釋其耰鉏而下涕悲壟畔之遭禍痛皇天之靡惠惜稚稼之早夭兮離天災而不遂懷怨心而不能已兮竊託咎於在位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之風氣時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而壞敗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違節陰氣辟而留滯兮厭暴戾而沈沒嗟乎作孽大劇何辜于天恩澤弗宣嗇夫寡德羣生不福來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慄

兮以鬱怫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終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懟奈何人兮

虡賦

攷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之屈奇妙彫文以刻鏤舒循尾之采垂舉其鋸牙以左右相指負大鐘而欲飛

同前

妙彫文以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戴高角之峩峩負大鍾而顧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

服賦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崪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何去之吉虖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夫差以敗

越棲會稽句踐伯世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測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狥財烈士狥名夸者死

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億變齊同愚士繫俗僒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虖若深淵之靚汎虖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游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芥蔕何足以疑

騷

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臨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蒼龍蚴虬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為右騑建日月以為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騖於杳冥之中兮休息虖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猒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駝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鴻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

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飈乎尚羊乃至少原之壄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翺翔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黄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為螻蟻之所裁夫黄鵠神龍猶如此兮况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

同權槩而就衡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

是之不察兮并紉茅絲以為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

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

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為小

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

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

無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鳯之高翔兮乃集太皇之壄

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

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疏

論時政疏

臣竊惟事埶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埶何以異此

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

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

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

有興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

次歷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

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

矣其埶盡又復然殃咎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

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内之埶如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

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為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

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而為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

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説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兎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縁内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

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

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

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

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

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

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

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

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隃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

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

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罸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安危之

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絫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

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

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載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

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

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

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

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

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廉恥不立

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
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
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
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
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
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
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
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

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

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

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論積貯疏

筦子曰倉廪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纎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之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

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為漢幾
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
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
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
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
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
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
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

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茍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懐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縁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

上都輸疏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鐩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秦子

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

諫鑄錢疏

孝文五年為錢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誼諫不聽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

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奸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而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

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器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

為功令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强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强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黒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

之行與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

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

事畜亂宿禍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裁幸

諫立淮南諸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熟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

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

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

已淮南雖小縣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

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

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

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

下少留計

論

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

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寛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隷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

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

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論 中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彊侵弱衆暴寡

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始皇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刑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始皇

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内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

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

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懐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政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論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

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絶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始皇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阸荷戟而守之諸

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始皇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

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箝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絶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

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

漢司馬相如集題詞

梁昭明太子文選登采絶嚴獨於司馬長卿取其三賦四文其生平壯篇畧具殆心篤好之沉湎終日而不能舍也太史公曰長卿賦多虛辭濫說要歸節儉與詩諷諫何異余讀之良然子虛上林非徒極博寔發於天材楊子雲鋭精揣

錄僅能合轍然踈密大致猶漢書於史記也美人賦風詩之尤上掩宋玉益長卿風流誕放深於論色即其所自叙傳琴心善感好女夜亡史遷形狀安能及此他人之賦賦才也長卿賦心也得之於内不可以傳彼曾與盛長通言之歌合組賦列錦均未喻耳獵獸獻書長揚志直馳檄發難巴蜀竦聽慕藺生之澠池跨唐蒙於絶域赤車駟馬足名丈夫抑其文皆賦流也生賦

長門沒留封禪英主怨后思眷不忘豈偶然乎

目録

賦

符命

封禪文

傳

自叙傳

歌

琴歌二首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目錄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

明 張溥 輯

漢司馬相如集

賦

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内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

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脚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

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葢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黄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茝若射干芎藭菖

蒲江蘺蘪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
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
薛莎青薠其埤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觚蘆
菴蕳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
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
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楩柟豫樟桂椒木
蘭蘗離朱楊樝棃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猿玃猱
鵷鶵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於

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鬚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倏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谻受詘殫覩眾物之變態於是鄭

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
委曲鬱橈谿谷紛紛霏霏揚袘戌削飛纖垂髾扶輿倚
靡翕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繆繞
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蘭圃
媻姍勃窣而上乎金隄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纖繳施
弋白鵠連駕鵞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
文鷁揚旌栧張翠帷建羽蓋網瑇瑁釣紫貝摐金鼓吹
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磊

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吾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

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彰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也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

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牣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復何為無以應哉

上林賦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帛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

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遊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

之中過乎泱漭之野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
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滂湃滭沸宓汨偪側泌
瀄横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戾
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
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磕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
跳沫汩㶁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
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
乎蛟龍赤螭䱭鰽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掉尾

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
的皪江靡蜀石黄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叢
積乎其中鴻鷛鵠鴇駕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
疵鵁盧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掩
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
嵬深林巨木嶄巖嵾嵳九嵕巀嶭南山峩峩巖陁甗錡
嶊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别隝崴
磈嵔廆丘虚堀礨隱轔鬱壘登降陁靡陂池貏豸沇溶

溼鬻散渙夷陸亭皐千里靡不被築掩以綠蕙被以江蘺糅以蘪蕪雜以蓲夷布結縷欑戾莎揭車蘅蘭稾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橙若蓀鮮支黃礫蔣苧青薠布濩閎澤延蔓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獽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

揭河其猷則麒麟角端騊駼槖駞蛩蛩驒騱駃騠驢騾

於是乎離宫别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

壁璫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峻築堂累臺增

成巖窔洞房俯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

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廂象輿婉僤於西

清靈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

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嶕嶫刻削崢

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犖

雜插其間鼂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萄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抗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寔葉葰楙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崔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踈落英幡纚紛溶蔘猗柅從風瀏莅卉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

虎旋還乎後宫雜襲纍集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猨素雌蜼玃飛蠝蛭蜩玃猱獑胡縠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踰絶梁騰殊榛捷垂條踔希間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輩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宫宿館舍庖厨不徙後宫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遊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

為陸泰山為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䳜蘇絝白虎被斑文跨野馬凌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椎飛廉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敻遠去流離輕禽蹵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

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遊梟櫟蜚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淩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鵕鸃拂翳鳥捎鳳皇捷鵷雛掩焦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棃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畧鈞獵者之所得獲觀徒車之所轔轢步騎之所蹂踏人民之所蹈藉與其窮

極踡谻驚憚讋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他他藉藉填阬
滿谷揜乎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
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
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
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干
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
荆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
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唱所以娛耳目樂心意

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纖弱曳獨繭之褕袣眇閻易以戌削便姍嫳屑與世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

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氓隸隤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掩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

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説向風而聽隨流而化卉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疲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兎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

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在於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為幓兮抴彗星而為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欃槍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紅杳渺以眩湣兮

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
虯之蚴蟉蜿蜒低卬夭蟜据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蠼以
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跮踱
輵轄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臭以梁倚糾蓼叫奡蹋
以艐路兮蔑蒙踊躍騰而狂趡莅颯卉翕熛至電過兮
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
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
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瑶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

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黔靁兮前陸離而後潏湟厮征伯僑而役羡門兮屬岐伯使尚方祝融驚而蹕御兮清雰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勾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拏兮滂濞決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痑以陸離徑入靁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崫礨嵬磈偏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

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絶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宫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閬風而摇集兮亢烏騰而一止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絶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

瀣餐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嘰瓊華僸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遊道而修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陜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恍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

長門賦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

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黄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虞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真慤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宫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

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遥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赴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

噌吰而似鍾音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以為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彷彿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按流徵以却

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
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
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
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摶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
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
兮魂迋迋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
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
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

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
不敢忘

美人賦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梁王說之鄒陽譖之於
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
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
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
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車

譬猶防水火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為娛臣之東隣有一女子雲髮豐艷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翹翹而西顧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兹矣臣棄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來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宫上宫閒館寂寞雲虛門閤晝掩曖若神居臣排其户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淑質艷

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
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琴為幽蘭白雪之曲
女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
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挂
臣冠羅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
飄零閒房寂謐不聞人聲於是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
鉔薰香黼帳低垂裀褥重陳角枕横施女乃弛其上服
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

乃脉定於内心正於懐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哀二世賦

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𧮪乎谽谺汩淢噏習以永逝兮注平皐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歴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埶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絶嗚

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兮貌邈絶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書

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

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陟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内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未

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報卓文君書

五味雖甘寧先稻黍五色有燦而不掩韋布惟此綠衣將執子之釜錦水有鴛漢宫有木誦子嘉吟而回予故步當不令負丹青感白頭也

檄

諭巴蜀父老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善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

任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

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夷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事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

遣信使曉諭百家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難

難蜀父老文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

之所被冏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莋存邛畧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葢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兹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歴年滋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徳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

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獘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説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畧葢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

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沉澹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傶骿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躖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

君恥之令封疆之内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内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横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内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

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燿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絶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

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符命

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於秦率

迺者踵武遜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諡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

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緥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絶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徳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專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懐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陿游原迥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晳昆蟲凱澤回首面内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

餘放龜於岐招翠黄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圍賓於閒館
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至猶以為德薄不敢
道封禪盖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
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其何奥與於是大司馬進
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
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待創
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盖號以況榮上帝垂恩
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

道之儀羣生恧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勿替而修禮地祇謁欵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畧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

義祓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義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

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玆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

典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傳

自叙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劒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

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説之因病免
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遊士居
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
自業素與臨卭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
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卭令繆為恭敬日往朝
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
臨卭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

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户窺之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犇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

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

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虚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虚賦虚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

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唐蒙已畧通

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卭莋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内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卭莋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

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晩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畧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

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以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

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相如旣病免家居茂陵

劉子玄史通云馬卿為自傳具在其集中子長錄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易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自叙至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耳余謂此傳果馬卿自作安得有相如已死天子遣所忠求書又安知沒後數歲上始祭后上及禮中岳事乎然則自叙傳應至相如旣病免家居茂陵為止此後別有結末惜今不傳而天子曰以下還是太史公補足之　近世學士謂相如集中傳乃

校集者取子長所作附之非其自筆然史通序傳一章詳言作者自叙基于騷經降及相如始以自叙為傳史通之意直以從人序傳皆作祖于相如斷非影響而俗儒多以亡奔滌器等事胡不少諱以此為非馬卿筆不知馬卿正自述慢世一段光景委曲周至他人不能代之寫照阿堵中也又按南史云古之名人相如孟堅子長皆自叙風流傳芳末世則言此文之出相如手非一人矣

歌

琴歌二首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艶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

腸何縁交頸為鴛鴦胡頡頏兮共翶翔

又

凰兮凰兮從我棲得託孳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心和諧

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